



# 杨本芬 :60岁在厨房开始写作 ,80岁继续 用笔赶路

我就像是用笔赶路，重新走了一遍长长的人生。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

杨本芬今年82岁，过去两年里，她迅速成为被很多读者熟知的女作家。

我也感到奇怪，只要提起笔，过去那些日子就涌到笔尖，抢着要被诉说出来。我就像是用笔赶路，重新走了一遍长长的人生。

杨本芬1940年出生于湖南湘阴，17岁考入湘阴工业学校，后进入江西共大分校，未及毕业即下放江西农村。此后数十年为生计奔忙，相夫教子，后从某汽车运输公司退休。

她在80岁那年正式出版了第一本书《秋园》，讲述母亲的故事；次年出版《浮木》，今年初又出版了第三本书《我本芬芳》。杨本芬一直用质朴真诚的笔触写自己，写家人，写这一生经历过的坎坷、苦楚，以及格外珍惜的些许温暖。

作为小说创作的起点，《秋园》写于杨本芬60多岁时，在二女儿家的厨房。那时候她去南京帮女儿带孩子，在书房里偶然读到一本野夫的《江上的母亲》。

我边看边哭，我也有一个妈妈，我也要写。日前，接受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专访时，杨本芬如是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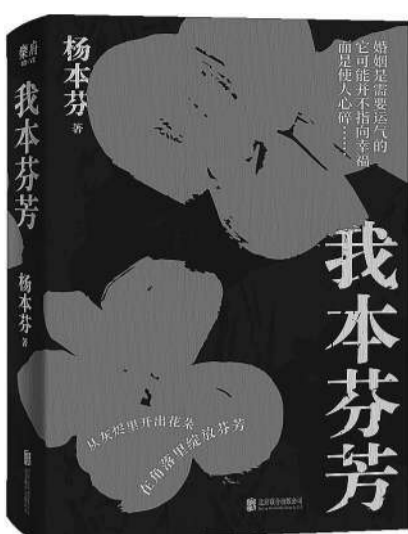


杨本芬

那年，我的母亲 也就是书中的秋园，她的真名是梁秋芳 去世了。我被巨大的悲伤冲击，身心几乎难以复原。我意识到：如果没人记下一些事情，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痕迹将迅速被抹去。

大概4平方米的厨房里，水池、灶台和冰箱占据了大部分空间。杨本芬坐在一张小矮凳上，以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为桌，在一叠方格稿纸上开始动笔书写她的母亲，以及一家人的故事。

因为怕忘记一些事情，杨本芬抓紧时间写。她说，她会随身带一个塑料袋子，装着一支笔和几个本子，随时随地写。女儿帮杨本芬把手稿转化成电子版，



发到网站上，又吸引了出版社的注意，最终成为3本纸质书。如今杨本芬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，一排能容纳五六百本书的书架，还拥有一大批每天和她热情互动的读者、粉丝。

脚痛深深困扰杨本芬，可她依然坚持每天写下去，目前已完成了第四部小说的书稿。

在新书《我本芬芳》中，杨本芬书写60年婚姻故事，写尽那些无人知晓的伤痛与困惑，孤独与挣扎。书中正当青春年华的 惠才，嫁给吕 之后却被迫冷漠相待，一次次悲叹 想不到你对我不好也得不到任何真挚的回应。甚至晚年的陪

伴与照顾，只是换来了老伴明确表示 来生不愿意在一起 的答案。

杨本芬认为，面对真实的勇气 是她写作的最大特点。到我这个年龄还写些虚情假意、空空洞洞的东西 就没有价值了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在《我本芬芳》里你提到年轻时第一次投稿成功的经历，还记得当时的场景吗？

杨本芬：那时候写的是田园风光。当时我带着才1岁的女儿玩，我记得很清楚，看到那些采茶的人包着头巾、背上背篓，在茶树之间来回晃动，即使我看不见她的面貌，但我觉得这个样子很美，所以就写下来了。我给本县的一个杂志投了稿，没想到录用了。我挺高兴的，以前也没写过东西。

当时我没跟别人讲这件事 因为大家都很难不容易 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 没有闲情逸致谈什么写作、文化、看书 这些都好像是一种另类人一样。我很少和人家讲其实我爱好文学 喜欢看小说 喜欢写作。

投稿录用得了几块钱稿费，我特别高兴。我记得那天去领稿费的时候，我这个手一直没有离开右边那个口袋，我生怕它不翼而飞，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比几块钱更宝贵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十几年前在厨房里开始创作《秋园》的契机和动力是什么？

杨本芬：十几年前，我在女儿家看到很多书，然后看到野夫的《江上的母亲》。我边看边哭。我也有一个妈妈，我也要写。那个老房子厨房很小，但是我写东西没有太多要求，灶台上能写，两条一

高一矮的凳子我能写，吃饭桌子上我也能写。反正我就是需要一个塑料袋子、几个本子，然后一支笔，随时随地写，还是怕忘掉很多事情。

我写了很多很多，纸张装了一大袋子，好几斤。当时我也不敢拿给女儿看，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这种能耐把它写出来，而且女儿章红对文字要求很严，铁面无私。但是后来我把《乡间生死》这一篇拿给她看，她就跳起来，喊她老公说：我妈妈会写小说啦！这篇小说之后在一本杂志上发表了。

女儿看到我写的《秋园》还可以，帮我贴到网上，我看到好多人的留言、鼓励、认可。那段时间是我快乐的时候，深夜3点钟我都要爬起来，害怕别人留了言，我没有回复，对不起人家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最新出版的《我本芬芳》讲述婚姻困境，不少读者佩服你讲述和写作的勇气，你认为自己是勇敢的写作者吗？

杨本芬：我觉得我很勇敢。到了这个年纪，如果我写那些用虚情假意拼凑出来的文章，没有多大意思。不如还是真实地反映一些生活中真正存在的问题，这也没有什么丢脸的。

其实最早我并没有打算出版《我本芬芳》，我想 不要出要出，别人肯定会对我号入座。但最后还是出版了，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中国的年轻人还是一辈人，婚姻中可能都存在很多困境与困惑，很值得去思考，所以我勇敢地写出来了。在《我本芬芳》里，我想写的是一个

女性的情感经历，婚姻中没有坏人，两个人都是好人，但是他们最后都没有得到幸福。很多读者看了这本小说，都说从中看到了爷爷奶奶，看到了爸爸妈妈（的婚姻），他们会产生共鸣。

我不想写虚幻、套路的东西。我实打实地写，我实打实地真诚对待，别人才会真诚对待你的文章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写完后困惑是否得到释放和解答？

杨本芬：没有，困惑一样仍是困惑，这个永远改不了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为什么会有 用笔赶路的念头？

杨本芬：讲句实在的，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，也不知道哪一天就会 挂了。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，一旦开始写，我就有了冲动，想赶紧把它写出来，所以就有一种用笔赶路的念头。

那些事情太多了，印象那么深，都嵌在我脑子里。一提起笔来，我就能够哗哗地写出来。对于我而言，写作也不是有什么必要、明确的使命，而是觉得这些人物的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，推动着我把他们写出来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如今在南昌的家里，你拥有自己的书房，每天读书写作状态是怎样的？

杨本芬：到南昌来以后我有了自己的书房。坐到书房里看书有点享受，书房有一排书架，但也放不下太多书，大概五六百本吧。

我喜欢读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、韩少功的《马桥词典》。我还看了很多外国小说，比如《安娜 卡列尼娜》《烟》《三个火枪手》《百年孤独》《红与黑》等。

写作的时候我会专心致志地写。一般我每天早上6点钟就醒了，在脑子里计划、总结一下今天要写什么事情，起来就开始写。但是我又写不了多久脚就会痛，要拿热水袋敷着。这个日子也是度日如年，不过在努力活着。

## 作家说

# 刘亮程 :日常给作家最漫长的陪伴

文学写作是一场从家乡出发、最终抵达故乡的漫长旅途。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发，携带着他对他家乡的所有情感，在对家乡的书写中，一步一步抵达故乡。所以，文学写作是一场从家乡出发、最终抵达故乡的漫长旅途。许多作家写了一辈子的家乡，把家乡写成了故乡；但还有一些作家，把自己的家乡写成了书中人物的故乡。

《一个人的村庄》当然有故乡的意义，是我离开家乡在乌鲁木齐打工期间写的，是我用心收藏的一个已经远去的村庄。我所有的童年、少年时期都留在了那里，她给了我太多太多的故事。说起那个村庄就像一场梦，已经沉睡的生活就又被刺激醒来。对我来说，只有当生活成为往事，我重新回忆的时候，才会一点一点去走近。当远去的生活如梦一般被遗忘起来，我就知道，可以动笔了，写作是对生命的第二次理解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你小时候的生活很苦，这本书里为什么看不到任何阴暗，反而让人觉得阳光充沛？

刘亮程：我早年生活非常不幸，8岁父亲就不在了，母亲带着7个未成年的孩子，在村子里艰难度日。那样的生活让有的作家去写，可能会写成一部苦难史。但是当我成年之后回忆童年，一切苦难竟然都被我消化掉了。反而是童年一场一场的风、一夜一夜的月光和繁星，草木，虫鸣，一个少年在村庄里无边无际的冥想和梦，成为我写作中最重要的东西。文学写作让作家重返童年，理解了那些苦难，理解了那些可以放下的东西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一直在写书，怎么拍起纪录片了？

刘亮程：如果是一个纯讲文学的纪录



刘亮程

片，我可能会犹豫，但《文学的日常》来到一个作家的居住地，从我喜欢的日常介入，就觉得挺好。拍的时候也没有提纲，一路走一路聊，但都是我想要的、思考过的问题。其实作家的日常也是他文学的一部分，尽管日常不会被写成文学、将被遗忘，但日常对作家来说，是一个最漫长的陪伴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现在你回到了村庄在菜籽沟村生活，你的日常是怎样的？

刘亮程：昨天进了趟县城，见了几个朋友，到一个哈萨克人家里吃了一顿饭，喝了一场大酒。今天就跟那块木头（旧马槽）忙活了一天，字是我写的，和朋友一起刻的，一天就过去了。

平时早上起来，精力比较旺盛，我会写作。下午2点吃饭，3点午休，睡到5

点，起来干两个小时农活。书院常有几个年轻的志愿者，多半是大学生或者文学爱好者，从其他省过来 我们一起耕读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当时建木垒书院的初衷是什么？

刘亮程：其实是一次非常偶然的行走，发现了这样一个废弃的老学校在拍卖，有人想买来当羊圈，我当时就决定买下。买下之后，才意识到想做一个书院；而所谓书院，一开始也不知道要干啥，那就先当成一个菜园吧，地不能荒着；种着种着，有想法了，把老房子改造完，挂个书院的牌，文人嘛，总有一个晴耕雨读的田园梦和书院梦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在纪录片中看到你们在书院种了很多东西？

刘亮程：那必须的。书院有40多亩地，其中有3亩地种菜，一到夏天我们吃菜基本能够自给自足。刚来这儿的时候还种了几亩地的麦子，因为不打农药也不用除草剂，结果一半是草，结了很多草籽。它们长得一样大也不好分辨，最后双双丰收，于是我们像羊一样，吃了一年的草籽麦面，还好麦粒是多数，味道微苦。

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10年，50-60岁对一个人来说，可能是最后干一点事的机会。如果没有这个书院，我可能会干更多别的事，但也不能说是耽误，因为这些事可能好也可能坏，也许去经商然后破产了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你还想经商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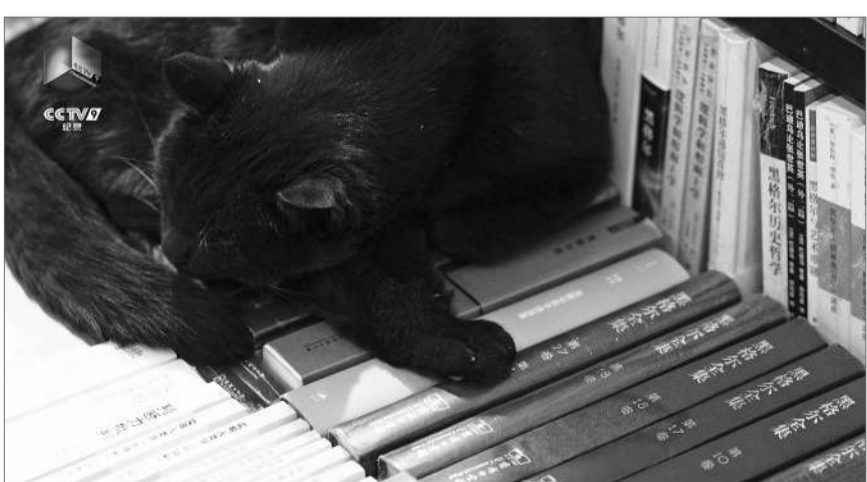
刘亮程：我一直都在尝试经商。上世纪90年代初全 下海 的时候，我开过一个农机配件门市部，还在乌鲁木齐开过一个人的村庄酒吧，结果一年多就倒闭了，把书的版权全都赔完，于是我又开始写作了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现在的年轻人说向往诗和远方，你年轻时候的诗和远方是什么？

刘亮程：我出生生长在遥远的新疆的一个遥远的村庄，而且在写诗，所以诗和远方就在我身边。后来离开家乡到乌鲁木齐打工，就再也没写过诗，诗和远方都从我身边消失。一是因为诗歌是我青春期的写作，离开家乡时30多岁了；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在城市打工，过着太现实的生活，心中的诗意被打断了，诗成为一种茫然的存在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最近你出版了新书《本巴》，你说是被蒙古族史诗《江格尔》中“人人活在25岁”这句诗打动。你25岁的时候在做什么？

# 黑猫睡在黑格尔上，在书店看见微缩城市



睡在黑格尔著作上的黑猫。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一只名叫 平安 的黑猫，今年已经16岁 高龄 。它从两个月大的时候就来到万圣书店，陪着书店几次搬迁，成了很多读者的老朋友。平安 最喜欢睡在黑格尔的书上，也许是因为在这里待久了，就懂了哲学。

北京的万圣书店，毗邻清华与北大，以学术书籍著称。当导演范永东把镜头对准这里的时候，以为会进来一个老教授或者大学生，没想到还有黑猫。后来，还有一个13岁的少年，骑10公里自行车来这儿看书，在这家看完，又接着骑去不远外的豆腐书店，一路风驰电掣，导演骑着自行车驮着摄像一路追赶。

范永东、李勇、段莹莹导演的纪录片《书店，遇见你》，遇见书店，更是遇见不

同的人。在北京、武汉、深圳、河池、成都等地的6家书店，人的故事让书店有了不同角度的登场。

即便不点出城市名，去到一家书店，范永东和他的小伙伴们基本也能分辨出这是哪里。深圳24小时书吧，透过有些夸张的巨大的玻璃窗出去，一眼就能看到深圳市图书馆、深圳音乐厅等显著地标。河南河池的新华书店，书店装潢到处是仰韶文化的符号；同样，成都的方所，从正门进入，读者首先看到的就是三星堆的文创。

除了与城市密切相关的具象符号外，更微妙的关联可能是书店的气质，比如万圣书店，范永东感叹 很少能见到汇集这么多好书的书店。而武汉的二手书店 又合书舍，一眼就辨认出可能有些难度，但只要书店里翻上几本书就会发现，很多书的旧主人是武汉高校的，尤其是武汉大

学的人，大学教授的藏书正是店主收好书的重要来源。

起初，范永东只是想找各地比较知名的书店，并没有先入为主地想把一家书店塑造成一个城市的符号。拍摄中，他们渐渐发现，这个地方的这家书店之所以著名，往往是因为它们气质相通。

深圳24小时书吧，是摄制组一行遇到读者 最励志 的书店，和这座创造了经济神话的城市一样励志。一个年轻小伙子，上个月才来深圳打工，平常除了车和宿舍无处可去，偶尔在网上搜到这里，于是下班后坐了两个小时地铁来看书；一个拎着行李箱的女孩，高中毕业后从河北老家出来打工，几年后有了一点积蓄，就开始国内游，游了5年，已经去过100多个城市，为了省钱，她发现书店是一个可以同时安放灵魂和身体的地方；干了10年金融行业又准备考司法考试的男生，要求自己每天必须学够20个小时，几乎每天都在这儿熬夜。

书店像一座微缩城市，反映出城市的气质，也有一枚三棱镜，折射出城市的多张脸孔。有人说，万圣之所以成为万圣，离不开高校附近的学术氛围。范永东起初以为这里的读者群是大学的教授学者，结果，导演们在这里遇到了十几岁的初一学生、在北京打工的年轻人，各个年龄，各个职业。

遇见的人越多，我们就越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是学问？可能不只某个具体的学科问题才是学问。我们每个人对自我的疑惑、对世界的好奇、对成长的追问，都是普通人的生命中的实感。范永东说：

近年来提到实体书店，总是在 悲情 和 网红 之间横跳，但《书店，遇见你》不想把书店或者阅读过分 神圣化。范永东觉得，看书也好，来书店也好，首先是因为这真是一件很开心、有意思的事情。在拍摄中，除了是导演外，范永东还担任现场记者的角色，每天在书店流动的人群中，发现有趣的人，和他们聊天，聊出些也许没那么庄严，但一定有意思的故事。

只有8平方米的又合书舍，据说原本是一位考古学家的书房。7年前，店主夫妇租下开了旧书店，收留有关书的乡愁。但书店的故事远不止旧书：一名女子10年前因为网恋奔现来到武汉，喜欢文学的她现在在给营销号撰稿谋生，她说大家网恋还是谨慎一点；一个开了20年公交车的司机，来取前一天挑好的书，是一本《齐白石印章》，但他不会篆刻，日常除了工作就是照看中风的父亲，书店也许是他为自己保留的一份空闲。

纪录片不仅关注书店中的读者，还把镜头移向了店员。深圳24小时书吧的店员练静云，就是摄制组在书吧熬第二个通

宵时认识的。那天早上8点，摄制组要跟一位 旅行女孩 去深圳湾看海，她正好上班，知道他们要去看海后也很兴奋，就聊了起来，后来也成为纪录片中的一个 人物。

练静云以前是一家康复中心的护理人员，工作压力大，就经常躲到书店看书解压，后来索性就来当了店员，像在异乡找到了一处避风港。逛书店的时候，有时候看到书名就想买它。她指着一本《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》，最近买了这本书，我曾懦弱、崩溃、自我怀疑，内心心里有什么东西腐烂了，我喜欢这句。

还有一些故事限于篇幅没有放进片子，但范永东很想讲一讲：在万圣书店，一位店员酷爱买书，买来的书就堆积在自己的出租屋里，因为疫情没能及时运回老家，导致没地方睡觉，他索性把床撤了，晚上把褥子铺在书堆上，成了名副其实的睡在书上的书。

聊天后，范永东才知道，这个店员今年30来岁，十几岁就去广东打工，做过流水线上的工人。在看到那天一亮，忍着困去上工。后来，他来到北京的书店当店员，现在特别喜欢看哲学类的书，而且特别认真做笔记。他的理想，是回家乡开一家好书店。

让范永东感到神奇的是，在当下所谓

刘亮程：我24岁结婚，25岁已经有了孩子，在一个乡的农机站当农机管理员，整日和拖拉机驾驶员打交道。那时候生活很茫然，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，也写诗，但没把文学当成一个太大的事，毕竟距离那些著名的诗人，像北岛、舒婷、太遥远了。

再大一点，开始为生活着想，于是开始做生意，第一笔生意就做好了，在 万元户 时代挣到了一万块钱，太厉害了，于是就做做生意这么简单，为啥还要做生意，于是又开始写东西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你最喜欢的年龄是几岁？

刘亮程：每个年龄段我都喜欢，有时候我更喜欢现在的年龄。到了60岁，我就同时拥有了50、40、30、20，拥有了壮年、青年和童年。对写作的人来说，所有的年龄都还没有过去，可以在写作中回到任何年代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你想回到什么年龄？

刘亮程：童年。童年什么都不知道，不知道辛苦，不知道不幸，觉得拥有整个世界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作家马原说过一句话，每一个写字的人，都有终老之地。每一颗思索的心，都有栖息之处。你希望的终老之地在哪里？

刘亮程：我已经在菜籽沟活到60岁了，只能在这里慢慢度日。当然，我还是喜欢这个村庄的。这里遍地都是我熟悉的東西：榆树、白杨树、杏树、沙枣树。我一出生闻到的就是沙枣花香，现在每个春天都能闻到。尽管这里离我出生的村庄有一千里远，但这些树木和树上的鸟是一样的，甚至刮的风都是一样的。这就是我喜欢的地方。

中青报 中青网：我听到了你那边的风声。

刘亮程：太阳落山了，我也该回家了。书院的西边是一个小山坡，太阳已经落到了山梁后面，但最后落到地平线还早呢。



扫一扫 看视频



扫一扫 看视频